

名家推荐



姚海军

好的科幻小说不仅仅是提出令人惊艳的科技创意，还在于展现这一创意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与社会变化。对于短篇创作来说，这颇具挑战性。王林柏的《第二人生》在有限的篇幅内回应了这种挑战。让读者感受到技术发展对每一个人的生活带来的不可回避的冲击。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，这又创造出科幻的无限空间。更重要的是，小说用一种游戏的方式再次强调：人生每一步都异常关键，每一步都是在创造新的人生。

仿佛跌入无尽的黑洞，一直往下坠，往下坠……我想挣扎，身体不能动弹，我想喊叫，嘴唇似乎粘在一起，强烈的窒息感淹没了我，偏偏头脑无比清晰。“这只是睡眠麻痹，”我对自己说，“俗称‘鬼压床’。”

“这是由于焦虑、抑郁、睡眠缺乏导致的，放松，别紧张。”我是个医生，很清楚该怎么做，“深呼吸，好，再来一次……”我“呼”地坐起身，大口喘息。下床赤脚走在地板上，冰冷的感觉从麻木的脚底传来，我的心中稍稍安稳，所有灯统统打开，我才长长舒口气。

“为了避免再次陷入睡眠麻痹，最好保持清醒10分钟后再入睡。”我对自己说，坐在客厅沙发上，翻看一本书。我没有保持10分钟，我一直坐到了天亮。

早晨，我昏昏沉沉地刷牙，梳妆镜上出现一段信息：“王哥，徐先生的送别仪式今天举行。廖强。另，给我带俩包子当早饭。”

“呸！”我低头吐了一口牙膏沫子。对于在手机、家电、甚至眼镜中植入办公软件的做法，我颇为反感。工作登堂入室做了主人，生活被逼入死角，眼看连在厕所卧室的立足之地都保不住了。

白绸布的布景，黑白照片挂在中央，一条带着花结的黑纱垂在像框两侧，香案上纸菊花、塑料松枝摆得满满当当，几乎把仿紫檀木的树脂方盒挤得没有去处。我站在香案前，冲着遗像三鞠躬，抬头看，灵堂上悬着一块黑色电子屏，写着“徐先生千古”，两侧电子屏写着“音容已杳，德泽犹存”。

“王哥，过来坐。”廖强捧着手机打游戏，头也不抬地招呼道。我把包子丢过去，他手忙脚乱地接住。

“在灵堂上打游戏，也不怕冒犯逝者。”

“这有啥子嘛，你晓得我们那儿灵堂都做啥子？打麻将！亲朋好友要通宵，闹热！”廖强一边往嘴里塞包子，一边看着空荡荡的灵堂，含糊不清地说，“你看嘛，除了我们两个，莫得一个人来，我再不闹出点动静，老大爷不就走得太平清静了嘛。”我不得不得笑了。按照廖强的说法，他小时候读不进书，只好走了一个亲戚关系，来我们公司帮忙。他嘴巴甜，逢人就喊哥喊姐，把几个60岁的阿姨喊得眉开眼笑，落了个好人缘。

“王哥，你要待好久？”廖强问我。

“公司规定，临终护理医师要在送别仪式上待够一小时一刻钟。寓意每时每刻的守护……”

“我们公司好能扯噢！”廖强笑起来，我也跟着笑了。廖强脑子简单，心直口快。说实话，我有点羡慕他身上的烟火气。

我突然想起什么，提醒道：“徐先生不是有遗言要放给拜祭的孩子们听？”

“猪脑壳！”廖强拍了下自己的头说，“差点搞忘了！”

他来到遗像前，抱拳作揖：“小辈子记忆力差，老大爷莫怪，尤其不要晚上找我摆龙门阵……”他在灵堂后鼓捣了一阵，音响里放出声音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我今年82岁，却像活了108年那么久，我很知足。人生需要努力，更要会选择。已经失去的，不要斤斤计较，你拥有的和能追求的，才是最珍贵的……”声音渐渐模糊，灵堂变得缥缈，我无法分辨眼前是现实还是虚幻。

“王哥……”廖强推了我一把，指着手表说，“每时每刻，到了。”我醒过来，尴尬地笑笑说：“昨晚没睡好。”

“……人生不在长短，在于觉悟的早晚……”录音还在播放。

“这老爷子太能说了嘛，”廖强问，“王哥，刚刚他说啥子成功等于决断力加行动力加专注力加啥子嘞，老爷子做啥子的嘛？大人物嘞？”

“别好奇了，打听客户信息是违反公司规定的。”我站起来往门口走，而且，少知道点事，少点烦恼。”

“王哥，再过半小时，丧葬公司接手，中午一起吃火锅嘛？”

“不了，张医生介绍了一名患者，我要赶去公司。”我走出空荡荡的小礼堂，背后还可响着老先生的叮咛教诲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一位消瘦老者走进办公室，衣服是名牌，款式比我的年纪还老，尺寸大了许多，在他身上晃晃荡荡，像灯光下被操控的皮影。我站起身迎接。

“您是王医生？”老人问，他有些拘谨，外带警惕。

我迅速对来访者做出一个初步评价：出身中产，受过高等教育，从事技术相关工作，比如工程师。面对这种人，无论太冷淡还是太亲切，都会让他感觉不自在。你只需摆出一切照章办事的态度，他就会安心。

“叫我小王就行，您是刘先生吧？”我把老人让到沙发坐下，低头问，我看见他的皮鞋，皱褶破旧。老年生活不太宽裕，甚至有些窘迫。评价表上又添了两句。

“张大夫说，您这儿有种新式医疗项目。”他吞吞吐吐地说。

“我们有一系列的老年护理套餐，您想咨询——”我拖着长音。他颤巍巍伸出三根枯枝般的手指说：“不瞒您说，我只剩3个月时间了。张大夫不经意提到，您这儿有个‘第二人生’项目，能让人返老还童，还能穿越时空？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您先做个检查，稍后我再向您解释，好吗？”

尽管他满是疑惑，但仍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我领着老人来到数据中心。那里闪烁着无数投影，一块一块，膏药似的，我引着他来到一小块投影前，用手指将屏幕幕大。

“……孩子们，每段路有每段路的风光和担当……”
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，可没有返老还童药，更没有时空穿梭机。”

“那张大夫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